

年

文 | 肖义鸿

小时候,最盼望过年。

有新衣穿,还能收红包,看烟花爆竹,有好吃的,还有大队伍串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儿时的“年”回味无穷。

过年有过年的民谣,那民谣充满趣味,朗朗上口:二十一打糕米,二十二做豆腐,二十三磨豆干,二十四过小年,二十五做麻团,二十六蒸糕面,二十七打扫除,二十八宰猪羊,二十九数指头,三十夹起筷子样样有。那浓浓的年味,真令人怀念!

那时候物质匮乏,简单的食物却成为我们记忆深处永远的佳肴。刚做出来的卤水豆腐脑,来一碗倒点生抽老醋,撒点葱花,吃起来好香。自家养的猪新鲜的炒肥肠一出锅,飘香四溢,真是人间美味!大骨头炖白萝卜,浓浓的奶白色汤汁,纯纯的肉香味,撒上辣椒粉,加点葱花,那味道,不比鲍鱼差。

大年三十,写对联,贴福字,拜灶神,大人们半下午就开始准备丰盛的年夜饭,孩子们三五成群放鞭炮,比赛看谁的鞭炮最响。晚上吃饱喝足后,开始等待8点开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家人守着十几寸的老电视津津乐道。

最渴望的还是大年初一枕头下的压岁红包和挨家挨户地讨福包。三十晚上大人们会在孩子们入睡后悄悄把红包塞在枕头下面,大年初一孩子们早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枕头下的红包,收起红包然后美滋滋地赶快起床穿好新衣服,洗漱收拾整洁,挂一个布包出发去讨福包。村里习俗,所有十二岁以内的孩子们都可以挨家挨户讨福包,每户人家会在孩子们上门讨福之前准备好各种糖果和蒸的各种生肖造型的馒头以及用铜钱和

红枣穿成的项圈,寓意红红火火,福气连连,然后随机发给每一个上门讨福的孩子们。孩子们乐此不疲,满载而归,坐在一起数比比看谁讨得最多,这些会成为孩子们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零食,那个年代人们的日子都比较拮据,孩子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零食”。

大年初二,人们开始拖家带口出门巡回拜年,你关心我,我关心你,脸上洋溢着欢笑,问候亲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淳朴,真挚。

大年初三初四走亲戚,姑姑姨妈她们带上孩子来我家里拜年,迎接他们的到来是我最快乐的事。大人们挤在一起看电视、聊天说笑,孩子们在屋外嬉戏打闹,亲情显得浓烈又真切。

儿时有关年的记忆是热乎乎、暖腾腾的,是和谐、真挚、美好的。

今年,受疫情影响,不少在异乡奋斗的人们不回家过年,响应国家号召,以大局为重把健康安全放在首位。不过人生就是如此,其实不能回家过年,在过去也有。古人活动半径比我们要差很多,安土重迁的人更多,大部分人,甚至几代人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地方,不像今天,出去发展太平常了,离乡背井并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当然很难发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疑问。电话和视频可以随时接通,牵挂的亲人虽隔千里却也可以近在眼前,依然可以传达满满的思念和祝福。就地过年也是年,就地也能过好年。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相信疫情过后的每个年,人人都能回家过好年!



冬日枯树别样美

牛志刚 摄

过年了,每到这一天,我就想起了桃子。

桃子是我家的亲戚,和我同岁,由于辈分不同,她得叫我舅舅。

那是20世纪65年春节的前十几天,表姐把桃子送到我家,对母亲哭诉着说,“姨呀,她爸得了病,我得回家给他看病,年也过不成了……把桃子留在这过年吧!”

母亲唏嘘地点了点头。

表姐把身后的桃子推到母亲面前,说:“桃子,叫老姨。”又指了指我说:“叫舅舅。”

那天桃子穿着一件补着补丁的碎花棉袄,一条露着棉絮的破棉裤,脚上是一双破布鞋,真像一个小叫花子;她面黄肌瘦,大大的眼睛陷进眼眶里显得很怕人,唯有纯真的目光怯怯地喊了两声,“老姨……”“舅舅……”

母亲给了表姐五十块钱,说,“家里就他爹一个人上班,也紧张,就这点钱回去给他看病吧!桃子就在姨家过年,你放心吧!”

表姐走了,一步一回头地向桃子招手。

桃子并没有追赶她妈,只是哭着喊道,“妈妈……再见……”

桃子的压岁钱

文 | 成石

母亲是裁缝,年前把桃子露棉絮的棉裤补好,又给她做了一身新衣服,套在原来的棉袄棉裤上,桃子变漂亮了。

过年了,一大早,桃子穿上新衣服,喝了母亲给她冲的红糖水,然后朝爸妈磕了三个头,甜甜地喊了声“老姨,老姨夫,过年好!”

爸妈高兴地给了她两块压岁钱。

我还钻在被窝里看着发笑。桃子又朝我磕头拜年,甜甜地喊道,“舅舅,过年好!”

我没有防着她也给我拜年,撅起嘴说,“我没钱给你,你磕什么头?”母亲说我,“你看桃子多听话,你这做小舅舅的,还钻在被子里不起床。快起床,领着桃子给邻居们拜年去!”

母亲又给了桃子一块钱,算是我给她的压岁钱。

那时的过年真热闹!鞭炮响声不绝,排房间邻居相互拜年。我领着桃子东家进,西家出,挨个给邻居的叔叔大爷磕头拜年,要下吉利的压岁钱。

压岁钱不多,一毛、两毛,最多的五毛。那时候,工人们工资都不多,父亲一个月才七十多块钱,过年能给孩子们发多少压岁钱?

父母亲同样也接待着一个接一个磕头拜年的孩子们,也同样给孩子们的小手塞上一毛、两毛钱……

热闹的拜年习俗就这样过去了。我和桃子“满载而归”,我把压岁钱交给了母亲。桃子则把压岁钱一一数好,共七块三毛钱,然后卷起来装进口袋里。

我问桃子,“你装起压岁钱干啥?”

她小声说,“舅舅,你都三年级了,我连校门还没进……我想上学……”

我想了想,把压岁钱从母亲手里要过来,给了桃子。

过了正月,表姐到我家接走了桃子。桃子临走时说,“舅舅,明年我还给叔叔大爷拜年!”

第二年桃子没有来,却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她用压岁钱交学费,上了小学。

如今,桃子已是县中学的教师了,过年时我和她视频通话,她说,“舅舅,我总忘不了跟你去拜年挣得那珍贵的压岁钱……”

父母的腊月 儿女的年

文 | 平清香

腊月和新年之间有着浓浓的母子亲情。从古至今任何一个腊月,不管忙碌还是清闲、温暖还是寒冷、富足还是贫困、顺溜儿还是难挨,都是为了迎人们盼望已久的新年。在使命上,腊月是过渡;在精神上,腊月是传承;在情感上,腊月是奉献。腊月无私的孕育,是为了诞下充满希望的新年。

在人们印象里,腊月是寒冷的、陈旧的。就像一个旧时钟,虽然“嘀嗒嘀嗒”地走,但脚步沉重,心里总有点慌慌的。而新年却是温暖的、崭新的、欢快的,充满朝气。普天下的父母都是腊月的主角,他们为新年筹备、为新年忙碌,对新年极尽盼望。不管是共同走过几十年的年迈父母,还是结婚不久刚刚添了宝宝的年轻父母,他们心情是一样的,都在为新年做着力所能及的准备,为儿女的幸福而劳碌。他们购置年货,准备吃的、穿的、玩的……

只要他们买得起,都舍得为儿女花费。腊月里满是父母忙碌的身影。从腊八节开始,打扫卫生、置办年货……一直到辞旧迎新的除夕夜,他们在腊月的舞台上舞动身姿,施展身手。他们没有剧本,没有导演和观众,但仍然一板一眼按照既定的程式行事,陶醉于腊月的舞台,陶醉于这充满奉献的演出。这样的他们有着令人心动的满足神情,有着最迷人的风采。

而从大年初一开始,父母便悄悄隐退到后台。儿女们作为新年的主角,打扮得焕然一新,粉墨登场。年龄小的孩子身着新衣、头戴新帽、脚穿新鞋,在家里开心地玩耍。他们欢喜地玩游戏,憨态可掬地给

长辈们拜年。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能听到孩子们开心的笑声。尽管天气还有些寒冷,但风中的枯树,清晨中的小鸟,也仿佛像孩子们一样欢快。年龄大一些的姑娘小伙子微信互贺中,在一起热议春节晚会的节目,闲聊一年来的生活,畅想来年的人生理想,还有那些中年人,他们既是老人的儿女,又是小一辈的父母。过新年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最复杂,却也最幸福。

时间总是不疾不徐地行走。推陈出新是自然规律,正月取代腊月也是无法更改的规则。父母的腊月,儿女的年。父母心中的快乐,总是从腊月来到正月,从陈年传到新年,然后被儿女们放大,全家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雪里红梅

徐光明 摄